



## 素心——我说许华新

作者：张渝

出处：[www.shuhuyuanjiu.com](http://www.shuhuyuanjiu.com)

时间：2012-05-18 17:56

谁都知道江山如画，但是，江山究竟该如什么画，不同的艺术家却有不同的选择。非此，中国绘画史可能就是一个样式的木版印刷史。深谙此道的许华新没有选择山花烂漫，也没有完全复制他现在的老师贾又福，而是在自然、古人、今人之间梳理自己的艺术谱系。于是，我从发生学的意义上，看到了许华新大致的艺术脉络：自然山水→浙江→洪惠镇→贾又福。

作为画家，搜尽奇峰打草稿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可是，如何搜罗却见功力和智慧。我并不完全清楚许华新究竟去了哪些有名或无名的山，但我知道他是带着一颗心而非一种固定的样式去了山里。张彦远“妙悟自然，物我两忘”这句话说得就是心，而不是样式和笔墨。当然这颗心是素心而非花心。

“我心素已闲，清川淡如此。”王维的水墨晕染今日虽已片纸难见，但其“体素储洁”的精神，却绵延下来。在这种精神中，许华新首先要做的就是“去物”——从特定时空中移出物象而作审美把握。由于这样的“去物”，许华新笔下的山水已很难说是太行还是黄山或者华山，它们只是许华新笔素心闲的一个符号。

八大之外，浙江也是中国绘画的一个异数。他的冷寂清高一直冰裹着我们喧嚣而又浮躁的心。但是，尘世的诱惑实在太大，于是我看到太多的、被浙江的清寂包裹的人们依旧桃红柳绿。他们不是不知道浙江的好，而是知道自己学不来。许华新也不是不爱尘世间的热闹，而是热闹之中，他更懂得闲的意义和力量。而这又回到了中国艺术的根系即庄子的心斋与坐忘。

如果说浙江给了许华新清寂的艺术精神的话。那么，他读研究生时的老师洪惠镇以及他现在的老师贾又福又给了他什么？

洪惠镇的安静与虔敬使得许华新明白了素的意义，而贾又福取自太行的浩然之气又打开了他的胸襟。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许华新：外去眼境，内净心尘，不予不取，不爱不嗔。

此前，我曾为许华新写过一篇评论，题目是《桂林的难处》。漓江边上长大的许华新当然会画如画的桂林山水。但是，我们也必须看到，李可染之后，桂林山水被许多画家污染了，他们笔下的桂林山水已然俗不可耐，漂亮的漓江两岸也因此搁浅了众多所谓的山水画家。在这样的一种境遇中，许华新绝地反击。为此，我曾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看许华新的画，首先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仅体会到了‘桂林’的难处，而且还试图用一声瘦瘦的叹息来破解这个‘难处’。于是，在许华新的画中，我常常看到很瘦的笔墨与意境，他的作品舍丰腴而取清瘦；舍雄浑而取清傲。清清的瘦与清清的傲中，许华新的山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。”

当时的华新已然去了北京，但时间不久。从风水角度言，北京一地虽不贵气，却是首善之地，风云际会自是少不了的，但华新还是从虚静入手，在冷、幽、静、寂等处安稳自己的心灵。一晃几年，华新还真是有所得。在他新近发来的作品图片中，我既看到了浙江的清冷，也看到了吞吐大荒的气概，比如《寂》、《圣城》、《天籁》、《洁》等一系列作品。在这个系列里，他把古人、今人（他的两位老师）以及自然的東西交相融合，去物之繁华，独存虚静融合之心，也就是我所说的素心。

不过，在此一系列之外，他还有一类相对写实或说雅俗共赏的作品，比如《山色清幽》、《秋山可游》、《故壑新风》等作。这类作品，华新画得很努力，而且也是他桂林山水风格的自然延续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类作品也是许华新“以临泉之心临之”（郭熙语）。然而，由于画面以及笔墨上的刻意，部分作品还是有些格低，比如作者2009年作的《山色清幽》，就很容易让我想起景德镇的瓷板画——光洁有余，内涵不足。而这不是由于华新有时过于拘于物象所致？或许是，也或许不是，不管是与不是，我都想在这里给华新送上恽南田说的一句话：“离山乃见山，执水岂见水”。

青山不语，空亭无人，西风满林，时作吟啸。倘能如此，夫复何求？然而，无论我，还是华新本人都不可于尘世如此。于是我们一起向古荒之地张望，以图安妥素淡的心。古人说，玉能正人。受此启悟的许华新忽然想起要办一个画展，并发短信说准备命名这个展览为“江山如玉”。如此命名，华新当然有着自己的想法，比如玉之温润、光洁、美德，等等。但是，玉除了做佩物外，更多的还是把玩件。“江山如玉”很容易小了气象。因为江山是用来澄怀观道，修身养性而非把玩的。而且，自古及今，还没有谁可以把玩江山。因此，我希望展览的名字还是改为“素心铭”

吧。让那无尽的江山成为我们一片素心的安妥之地，即使落成笔墨，也是素心一片的铭刻，能够如此岂不更好？《诗品》中说：“虚贮神素，脱然畦封，黄唐在独，落落玄宗”。很喜欢这句话，录于此，与华新共勉。

张渝：陕西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

[关于本站](#) | [广告合作](#) | [书画留言](#)

中国书画研究网 京ICP备10020870号